

悬疑志

系列

悬疑志年度贺岁作品

MYSTERY AND THRILLER



一部好的小说绝不仅要有好的剧情，但好的剧情绝对是第一位的！

月迷踪

叶子侦探
离奇事件簿

中国志出版

天涯社区

搜狐读书

新浪读书

腾讯读书

红袖添香

起点

中文在线

晋江原创网

小说阅读网

悬疑志

9 联合推荐

如果你看腻了推理，那就当这是个鬼怪故事好了；如果你不喜欢看鬼怪，那就当这是一个搞笑故事；如果你连搞笑也不喜欢，那你就还当这是一个推理故事。如果你都喜欢，那就恭喜你找到了最适合你的故事！

一部好的小说绝不仅要有好的剧情，但好的剧情绝对是第一位的！

熊逸◎著

月谜踪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①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ISTS PUBLISHERS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谜踪/熊逸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1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ISBN 978-7-80220-365-5

I. 月… II. 熊…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118 号

特约编辑:陈 江

装帧设计:吉安工作室

封面绘画:田 珩

月谜踪

出版人:田 辉

著 者:熊 逸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cpb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9.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365-5

定 价:33.6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①

叶迷踪

一 天下大势 006

◎叶子的人生哲学是：“天下大势，与我何干？”主人公出场，这是对他的人物形象的一个简单交代，篇章标题为了醒目一些就只截取前四个字了。名侦探一定是冰雪聪明、精于算计的，即便对柴米油盐也不例外。

二 前辈风范 018

◎许多职业都是需要经验的。一个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人通常会被尊为前辈，成为后学晚辈崇拜与效仿的楷模——即便在伟大的捉奸领域里也不例外。对于一位正处在职业转型期的名侦探，被人崇拜的滋味有时候并不好受。

三 夜审僵尸 033

◎和暗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能找到比夜审僵尸更浪漫的事么？

四 莎士比亚的江湖 052

◎那些文武双全、风流倜傥的大侠都是怎么练成的？好文采也是需要下工夫的呀，这些工夫如果用来练剑……要做一个优雅的小资剑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还有生计需要维持。叶子在努力地平衡着这些问题……

目录

五 案子在一个故事的中间就被破掉了 064

◎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故事还没到结尾的时候，不管案情有了多大的进展也不会结案的，不管主人公遇到了多大的凶险也不会挂掉的。这太俗套了，难道就没有其他方式？

六 人类社会只有三个问题 076

◎人类社会只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财产问题，一个是作风问题。这三个问题往往还会交织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出不了这个套路。

七 大结局 090

◎如果你不相信现在就进入了大结局，那你就错了。虽然离故事的结尾还有很长的篇幅，但案子已经结了，干净利索地结掉了。叶子和莫老先生他们进入了人类社会的第四大问题：吃喝问题。

八 话说从头 125

◎如果你是一个退役十年的篮球运动员，十年间忙于其他事情而再也没有摸过篮球，有一天突然在公园的空地上看到一群年轻人在玩篮球，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技痒”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凶手也不例外。

尾声 146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①

月迷踪

写在前面的

话

为了避免有些读者在读过之后会摔书骂街，有些事情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下。我的小说，虽然属于悬疑惊悚的类型，但绝对没有感观刺激的描写。全书的风格都是很健康的，连小孩子都可以看（如果他们看得懂的话）。

说心里话，我比较鄙视那种诉诸感观刺激的描写，我觉得那就好比一些国产大片爱用宏大而炫目的视觉效果来掩盖苍白的剧情。我相信剧情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好的小说作者应该用情节、语言、心理调度、包袱和悬念的设计来吸引读者，而不是诉诸血淋淋的画面和似乎是为了顺应情节发展而“不得不”出现的色情描写。我更乐于用一支干净的笔来调动大家的情绪，创造一种干净的阅读享受，不但是紧张刺激的，而且是轻松愉快的。

一部好的小说还应该满足这样一个指标：不仅仅给你一段阅读过程的享受，还应该让人在合上书之后能留下经久的回味，能够有一些疑难的、甚至是说不太清楚的问题留给人去思考。我是否做到了这点，自己倒不敢说，不过我在写这两部小说的时候，既是出于情感的需要，也是出于问题的需要。

《月谜踪》和《隗家村》先后在网络和杂志上有过连载（当时《隗家村》叫做《鬼家村》），感谢许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它们今天终于以单行本的姿态又一次出现了。捧着书来读，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放松地捧着书，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个人哈哈大笑。的确，书中的世界充满了紧张和阴霾，而唯一能够对抗这些的，就是笑声。

不是微笑，是开怀大笑。

熊逸

2008年10月

一 天下大势

◎叶子的人生哲学是：“天下大势，与我何干？”主人公出场，这是对他的人物形象的一个简单交代，篇章标题为了醒目一些就只截取前四个字了。名侦探一定是冰雪聪明、精于算计的，即便对柴米油盐也不例外。

“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叶子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这样一句话来。

“呸！呸！”叶子赶紧“呸”了两声，试图驱散晦气。

“梆！梆！梆！”打更的声音老远地传来，三更天了，叶子瞪大眼睛，在黑暗中凝视着天花板，心想：什么时候会飘来那颗滴血的人头呢？或者，自己一扭头，就会和那颗人头撞一个面对面？

叶子又“呸”了两声，寒毛倒竖，把床板都要扎疼了。

夜里，整个和州城都显得那么妖异，这间客栈不会也有什么问题吧？

三更天，年轻的叶子躺在和州城玉记客栈二楼十一号的大床上，隐隐地后悔着这次不祥的旅行。就在他终于打响了第一声呼噜的时候，房间的门，轻轻地开了，“滴答”的声音，很慢……

事情还要从七天前说起。而事情的开始，虽然有些疑问、有些惊奇，却绝对不是那么恐怖的，就好像通往陷阱的路，平坦温和，只有些小小的起伏。

叶子的职业是私家侦探，他年纪虽轻，在这个领域里却已经奋斗了好几个年头，屡破奇案，积累了不错的名声，客户也就越来越多。七天之前，和州长风镖局的大当家莫老先生派人送了封信来，说镖局遇上了一件奇事，副总镖头赵大升和两名镖师三天之内离奇死亡，状甚骇人，请叶子速来和州。

叶子接到信的时候，正在自家院子里和周雪儿下棋，桌上摆的是碧玉棋盘，手里抓的是精致云子，杯子里喝着明前龙井，眼睛里瞟的是绝色佳人，真是优哉游哉，其乐无穷。

叶子雍容大度地站起身来，风流倜

倦地接过来信，温文尔雅地展开信纸，摇头晃脑地看着内容，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然后，礼贤下士地对送信人寒暄道：“阁下怎么称呼？”

送信的人看样子是镖局里的一位镖师，四十岁上下的样子，五大三粗的，一身尘土，一头大汗，正是赶路的样子。只是一头长发披散在脑后，不是中原人那样的束发打扮，看来是关外人。那镖师一抱拳道：“在下徐卫，是长风镖局的镖师。”

“哦，”叶子应了一声，“莫老先生需要我的帮助？”

徐卫道：“是的。莫老先生吩咐过，务必请叶公子赶来襄助。”

叶子脸色微微一变，冷冷一笑，慢悠悠道：“我叶子就那么好请么？”

徐卫连忙从怀里摸出一张银票，双手递了上去：“莫老先生吩咐过，先付您五百两订金，事了之后再付五百两，其间的一切费用完全由长风镖局支付。”

叶子轻哼了一声，随手接过银票，看也不看，胡乱往桌子上一扔，仍是冷冷的腔调对徐卫道：“叶子也算久闻莫老先生大名，就算是交个朋友、帮个忙吧。徐兄这就回去转告莫老先生，说叶子会在七日之后，也就是……十三日的正午到镖局拜访。”

徐卫才走，周雪儿马上凑过来，语

带兴奋，道：“好像事情不简单呢。我看——噢？叶子，你怎么？你，你生病了么？”

只见叶子绿着一双熠熠放光的狼眼睛，以跳蚤般的轻功身法冲到桌子跟前（本来也就两三步远），伸手快如狸猫扑食，一把抓起银票，凑近观看，边看边从冷森森的牙缝间吐出一条血红血红的舌头，狠狠地舔着嘴唇，又舔到鼻尖……

周雪儿浑身一寒，向后退了两步，却听叶子冷森森道：“一千两啊！我叶子这辈子还没见过大写的‘千’字是怎么写呢！”

周雪儿气得一翻白眼，讥讽道：“这才五百两订金罢了，离‘千’还差一半呢。再说了，区区一千两银子，不至于吧？刚才当着人家的面还装得无所谓似的，哼！”

叶子委屈道：“大小姐啊，您不拿一千两银子当回事，可是，这是我开张以来接过的最大的一单呢，以前从没有高过二百两的啊。我要撑一个名侦探的场面容易么，哪点不得精打细算，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东西，”叶子伸手指点着，“这副云子围棋，这个碧玉棋盘，这张紫檀木的桌子，你现在喝茶的这个钧瓷的茶杯，你方才吃饭用的那套象牙碗筷，哪一个不是摆得出去的好东西啊！”

周雪儿点点头：“这个倒是不假。”

叶子接着道：“那都是我顶着风冒着

日头辛辛苦苦在旧货摊上淘换来的啊！”

“噗”的一声，周雪儿刚端起那只钧瓷的茶杯呷了口茶，闻言之下立时吐了出来，忽又想起方才吃饭用的那套象牙碗筷，更觉恶心。

叶子急道：“你吐什么？茶叶也是好茶叶，真正的明前龙井。”

周雪儿咧着嘴，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虚弱地“哦”了一声，又听叶子接着道：“虽然是去年的明前，但到底也是龙井啊！”

周雪儿把杯子一搁，心道：“我还是少碰这儿的東西吧。”

叶子又满怀自信道：“所以啊，这笔大单，我名侦探叶子一定要做成！”

周雪儿白了他一眼，缓了口气，道：“喂，说正经的，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么？”

叶子问道：“有什么奇怪的？说来听听。”

周雪儿踱着步，像个书生公子那般右手拿着折扇不断在左手掌心上拍打着，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先放下和州的事不说，我先就对你觉得奇怪，刚才莫老先生的信我也看了，寥寥几句话而已，而那个徐卫又明明就是长风镖局里的镖师，你怎么就不详细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咳，”叶子干咳了一声，“嘿嘿，这个嘛，答案很简单——你不觉得，我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得非常深不可测么？”

周雪儿气道：“原来名侦探就是这么给自己制造神秘感啊？！”

叶子把眼一翻：“你懂什么，这才能抬高身价嘛。”

周雪儿没好气地问：“那，这件事有这么多疑点，你就放着不问吗？”

叶子道：“哦？你倒说说看，都有什么疑点？”

周雪儿叹道：“首先嘛，镖局里死几个镖师这本是家常便饭，做镖局的那是刀头上舔血的营生，怎么死的没有？可这回却‘状甚骇人’，莫老先生的信里字写得都看得出有点发抖，可见是遇上了非同一般的情形。”

叶子笑着插话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要请我名侦探叶子亲自出马啊。”

周雪儿“呸”了一声，接着道：“还有，长风镖局那也是有名的镖局，莫老先生多大的风浪没见过？多难的难题没解决过？长风镖局里又有多少高手，他们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就够格解决么？”

叶子笑道：“莫老先生毕竟老了啊。当年他的确是高手中的高手，可现在，要是擂台比武，他那惊雷掌、六合枪未必就能接得下我的剑招。”叶子说到这里，不禁面露得意，“哈哈”笑了几声。

周雪儿歪着鼻孔出了口气，又道：“镖局里死的那三个人，两名镖师是什么人暂且不说，副总镖头赵大升你难道就没听说过么？此人半年前为了夺回一支镖，单枪匹马挑了连云寨，这一战名动江湖。呵呵，单枪匹马去挑连云寨，你行么？”

叶子一愣：“哦，我嘛，嘿嘿，换成是我，这么危险的工作我根本是不会去的，哦，如果真去了的话，兔子急了也咬人，说不定挑也就挑了。”

周雪儿又“呸”了一声：“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赵大升在镖行里以谨慎著称，以他的谨慎和身手都离奇地死了，你……”

叶子两眼一翻：“你别忘了我是福将。”

周雪儿也不理他，接着道：“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和州出了这样大的案子，我问问你，谁是最有责任去查案的人？”

叶子想了想，道：“自然是当地六扇门的人了。”

周雪儿又问：“那，和州的总捕头是谁你该还记得吧？”

一听这话，叶子那副嬉皮笑脸的表情一下子就不见了：“哦，是傻张，张六斤张捕头。”

周雪儿把手一摊：“还用我再说什么吗？”

叶子苦笑了一下：“不用了。”紧接着，叶子悲凉地摇了摇头，又咬了咬牙关：“我为了买这宅子，欠下大通票号三千两银子。二十年的分期付款，到现在还有两千五百两没还呢。更可恨的是，大通票号上个月又出了新政策，贷款利息又涨了！我呸！……唉，长风镖局的事如果办成，一下子就是一千两啊！所以，没办法，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

闯他一闯！”

六月十三，已经快到正午了。叶子骑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天：“哦，时间充裕，还是不要早到的好，正午时分刚刚到才能显出名侦探的潇洒。”叶子一边嘟囔着，一边下了马，牵着缰绳在通往和州的林间小路上悠然散步。小路清静，景色宜人。

郊外，路边，立着一道土墙，斑驳破碎，似乎是一处废弃的古代城墙，一丈多高，长度却只有二十丈的光景。“这倒奇了，”叶子想，“不知是什么朝代的旧城呢，要是周雪儿来了，倒可以诗情画意一番。”

叶子来到土墙近处，仔细端详了一阵，想吟两句怀古的诗篇，一时竟想不起来，张了半天嘴，终于干咳了一声，牵着缰绳掉转头去，准备继续上路了。

叶子掉转头去的时候，正隔着四五尺的距离背向着土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在这个不可能的距离，竟会遭遇伏击！破空之声扑向自己的后背，带着冷森森的杀意。叶子在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先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松开缰绳，猛地身形下伏，扑倒在地，堪堪避开背后一击，随即右掌拍击地面，身形迅速向前飞掠，同时，腰间较劲，使身体在空中翻转，在避让的同时转过身来，好变成正脸迎向对手的局面。

可是，身后的攻击却更快一步，劲风转向，射向叶子的后腰。叶子刚要转过来的身体不得不又趴了回去，同时脚步飞掠，把轻功发挥到了极至，尽力拉开和对手的距离。

别看叶子在周雪儿面前总是遭损，又常常摆出一副无赖相，可他却绝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只不过刹那之间，叶子真如疾风中的一片落叶，身形飘忽不定，堪堪避开身后一连串致命的攻击。但叶子这时候也真是有苦难言：只有极速向前飞掠才能勉强避过身后的攻击。更苦恼的是，连转头看看对手的空当都没有，就更别提拔剑了。

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他甚至模糊了一个念头：自己不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吧？就算想在死后化身厉鬼来报仇，可连仇人长什么样都没看见，真是太冤了！

叶子终于生生压住了心中的杂念，聚气凝神，在这个非常时刻，把身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再不去想身前身后，只是一味狂奔。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拉开距离才能保命。

眼前的东西突然多了起来，声音和颜色突然也多了起来。但叶子无暇多想，速度只是越提越快。突然，耳边一连串惊呼的声音分散了叶子的心神，他这才发现，眼前不远处立着一道墙。哦，不，是一群人。叶子一愣，才发觉身后的杀气与劲风

已然消失无踪。

叶子终于停了下来。抬头看天，日上三竿；回头看背后，老远处竟是城门，道路两旁的百姓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自己。不过片刻之间，竟然已经跑进了和州城，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而身前，只差三五步就撞上刚才老远以为是道墙的那群人了。这群人中，为首的是位老者。笑容可掬，一团和气，却正是莫老先生。那，不用问，旁边这些人都是长风镖局的镖师了，对，送信的徐卫正在其中。叶子再往这群人的身后看去，哦，原来已经到了长风镖局了。

莫老先生一脸的感动，上前几步，握住叶子的手，道：“叶公子当真是急人之难，竟为老朽镖局之事赶成这般样子。瞧这衣服，全都被汗水浸透了，快进去换件衣服再说！”莫老先生拉着叶子就进镖局，越说越是感动，“还有人说什么叶公子名气大了，架子也跟着大了，照我看都是胡扯！古书里的朱家、郭解都没您这么急公好义。您这才是真正的侠士！我莫某第一个服气！大伙说呢？”

周围的镖师纷纷附和：“对！叶公子实在太让我们感动了！”

叶子本想说两句什么，可实在累得气都喘不匀了，只好任大家说，心里真是哭笑不得。在这个时候，他才回味起刚才那段惊心动魄的经过：奇怪，土墙附近明明

不见有人，而且，从面对土墙到回转身去，距离土墙不过四五尺的距离？！四五尺的距离背后是一堵墙啊，怎么可能有人从那里攻击自己呢？

唉，可是，真就有人啊！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攻击自己呢？叶子在众人的簇拥之中绽开了一丝苦笑。

长风镖局，东跨院的一间大屋子里，空空荡荡，只停着三口黑漆漆的棺材。虽然是大白天，也透着些恐怖的气氛。叶子才一踏进门口，就闻到扑鼻而来的一股恶臭，似乎还夹杂着怪异的香料味道——叶子闻出来，这是尸臭混合着迷迭香。迷迭香是有钱人家保持尸体不至迅速腐烂所常用的药物。叶子轻轻叹了口气，没办法，谁让自己是干这行的呢。想到此，也只有咬了咬牙，大步向里走去。

屋子里只有叶子和莫老先生两人。莫老先生依次打开了三个棺材盖，恶臭比方才浓了十倍不止。叶子只觉得头皮发炸，险些一口呕了出来。看那棺材里面，直挺挺地躺着三具尸体。

三个人看来都曾被人用利刃砍下过头颅。现在，头颈之间是密密匝匝的针线缝合的痕迹。叶子认出了副总镖头赵大升，想起赵大升在两年前和自己有过一面之缘。那时的赵大升声誉正隆，却丝毫没有张扬之态，让人感觉可亲可敬。没想到，镖行里如此杰出的一位人物已经成了一具

尸体悲凉地躺下了，一身干净整洁的寿衣里曾经是那样一具生龙活虎的身体。

莫老先生把手伸向了赵大升的衣襟。那手颤抖着，既有痛楚，又有恐惧。叶子忙问：“莫老先生，您这是……”

莫老先生哽咽道：“叶公子，请你看仔细了。”说着，慢慢解开了赵大升的寿衣。叶子定睛看去，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赵大升从胸腔以下直到小腹拖着一道极长的伤口，被针线密密缝合着。

在会客厅落座之后，叶子猛喝了十几杯茶，才算勉强从方才的震慑中缓解过来。莫老生长叹一声：“三个人，可怖的死法，可怖而且离奇。”接着，莫老先生又道：“叶公子，我还要带你去看一个地方。”

和州的街道很窄，叶子随莫老先生在逼仄的巷子里转来转去。拐过一家酒楼之后，一番奇异的景象展现眼前。叶子一惊，不由停住了脚步。

走过如此多逼仄的街巷之后，眼前竟然豁然开朗，方圆数百丈的地方空空如也。地上铺着整齐的青石板，一些行人和马匹从空场上走过，显得如此渺小。而更为骇人的是，在空场的中心位置上，矗立着一根白色大理石的圆柱，竟有十几丈之高。顶端呈一圆锥的形状，尖尖地指向高空。在这偌大的空场中央，这根石柱孤标

独立，显得诡异莫名。

叶子呆了半晌，这才回过神来，有点口吃地问身边的莫老先生：“这，是什么东西？”

莫老先生道：“原来叶公子对我们和州风物并不熟悉。这根柱子叫刑柱，是五胡乱华之时秦国的建筑。那个时候，秦国有个叫符生的皇帝，年轻即位，出名的残暴，经常以十分残酷的刑罚处死身边的近臣。这个刑柱，就是他发明的刑罚之一。”

叶子不解道：“用这么一根柱子怎么杀人？”

莫老先生道：“这柱子旁边，本来还有两排很长的阶梯，一排 在刑柱东边，一排在刑柱西边，都通到刑柱的顶端。刑柱很高，所以阶梯自然也很长，所以这片场地才如此之大。这阶梯据说是木制的，早已毁于兵火，如今便只剩下这空场和这刑柱了。”

叶子心道：莫老先生真是老了，说了半天就是说到点子上。叶子追问道：“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两排梯子加一根柱子怎么杀人啊？”

莫老先生颌首道：“符生在此地杀人的时候，让兵士把犯人押到刑柱的顶端处，用一条缎带的两头分别结成两个绳套，一头套在犯人的腰上，另一头就套在刑柱的顶端。你也看到了，刑柱最上面那三四尺的部分是个锥形，套在那上面的绳

套略一下滑就收紧不动了。而缎带又不很结实，勉强吊着一个人，这个人若是稍一挣扎就会扯裂缎带，从十几丈高的空中摔落下来。可是，在这柱顶上吊着，恐惧万分，任谁也忍不住会手脚挣扎，可又明知道一挣扎就会扯裂缎带，所以就又是挣扎又是不敢挣扎。此时，那个残忍好杀的符生就由扈从卫队护拥着在下面观看。据说他会一边喝酒，一边大笑，间或指着上面已经吓得半死的犯人破口大骂……哦，叶公子，站在这里是不是很热？”

叶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道：“不热，没什么。”心里万分庆幸：还好自己没生活在那个时代。真是，自己以前还总对社会发牢骚呢，实在太不应该！比比前朝，才知道本朝的好啊！

莫老先生接着道：“符生觉得这样的刑罚还不够有趣，所以，他有时还会先在刑柱顶端挂上一条缎带，然后让两名犯人分别从两侧的阶梯跑上去。谁能先抢到缎带，把对方套在刑柱上，谁就可以得到赦免，真是人间惨剧啊。两个人本来可能同朝为官，甚至还是朋友，最后为了活命，便在这里殊死搏斗。据说，有的人真就把对方套在了刑柱上，而更多的却是两人在厮打中一起从上面跌落下来。十几丈高啊，掉下来的没有人能够活命。”

听到这里，叶子突然心念一动，问道：“您带我到这里来，莫非，赵大升他们三个人就是从这里摔下来死的？”

莫老先生把头一摇：“他们三人的伤口叶公子不是看到了吗？”

莫老先生这句话一出口，叶子真恨不能扇自己一个耳光，自己怎么问了这么个蠢问题！莫老先生要是因此而对自己的办案能力产生怀疑那可就糟糕透顶了。还有，如果他要另请高明，那五百两订金该不该退给他呢？

叶子心里正在做着激烈的人天交战，不知不觉已经被莫老先生带到了刑柱之下。莫老先生道：“他们三人中的一人就是死在这里的。就在半个多月前，那人的头颅被插在这刑柱的顶端！”

叶子就站在刑柱底下，仰头望去，把脖子快折断了才勉强望到柱顶。叶子一边绕着刑柱，一边伸手摸着那极其光滑的柱身，喃喃道：“且不说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单是这个高度，人是怎么上去的呢？这明明不可能啊！”

莫老先生点头道：“再高明的轻功也不可能纵跃十几丈高。周围一片空场，根本没有可以借脚的地方。柱子又这么光滑，壁虎游墙之类的功夫也根本使不上。全镖局的人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是怎么做到的。”

叶子道：“莫老先生，还得请您详细讲讲整个事情的经过。”

莫老先生道：“好，我们这就折回镖局，边走边说。”

听着莫老先生的讲话，叶子只觉得身上越来越冷，原来事情竟然如此的离奇。半个多月前的一天早上，镖师王魁、韩玉、关月三个人结伴去王老实的小店吃早点。王老实一辈子都生活在和州，到了晚年，就在刑柱广场的北面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还算不错，尤其是早点豆浆堪称和州一绝。长风镖局坐落在刑柱广场的南边。去王老实的小店要先经过一些曲折的街巷（也就是方才莫老先生带着叶子走过的地方），然后再穿过刑柱广场才到。这三位镖师素来要好，常常一早先到镖局点个卯，再结伴去吃早点，吃罢早点才回镖局做事，这已经成了习惯。这一天，和往常也没有什么不同，三人吃罢早点，说说笑笑地穿过刑柱广场往镖局走着。韩玉、关月都是和州本地人，典型的矮个子，而王魁却是个山东大汉，身量极高，人又有些憨，便显得傻大黑粗的，常常被韩玉、关月两人打趣。三人走过刑柱的时候，韩玉笑道：“王大哥这个子要再高点，都能赶上刑柱了。回头人家传说开来，王大哥和刑柱定是齐名的和州两大奇观。”王魁早被打趣惯了，听后只是笑，也不反驳什么。关月却笑得前仰后合，和韩玉你一言、我一语地生发开来。两人正说笑着，却发现王魁没有跟上。韩玉回过头去，见王魁愣愣地站在后面五六步的地方，也不知是怎么了。韩玉笑道：“王大哥这个子，我这一回身，把头仰高了也只能看见

脖子。”关月听了又笑，正要接口，突然，两人的笑声仿佛被利刀切断一般齐刷刷地停住了。关月更是腿一软，“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王魁。再看王魁，的确像韩玉说的那样“把头仰高了也只能看见脖子”，一颗头颅却不在颈上，脖腔正汩汩地往外淌血。而偌大的广场上寂静无人。

叶子听到这里，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怎么可能？世上哪有人有这样高明的身手？那人头也不会凭空消失了呀？”

莫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还有更离奇的呢。韩玉和关月两人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见王魁的无头尸身还立在那里，脖腔里的血越流越多，两人都禁不住浑身打颤，一动都动不得。过了不久，又有人经过这广场，连番惊吓之后终于有人通知了镖局。我带着几十名镖师匆忙赶来，亲眼目睹了这骇人的一幕。大家冷静下来之后，都在疑惑那王魁的头颅怎么就会凭空消失。突然，有眼力好的人指着刑柱的顶端高声尖叫，大家才看到王魁的头颅却被插在那里，角度还有些歪，好像是那颗人头还在低头看着我们似的，着实恐怖。”

叶子惊道：“这更奇了，天下哪能有这般的轻功身法，转眼之间能取人首级又飞身柱顶，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全身而退，无人察觉？”

莫老先生停了下来，使劲顿了顿足：

“是啊，当真是匪夷所思。”

叶子也停下脚步，一时间只觉得浑身发毛。这个时候，两人恰恰走到刑柱广场的边上。叶子想着那根高耸的刑柱，实在奇诡莫名。不由得回头望去。谁知这一望，只惊得目瞪口呆——那刑柱的顶端，此刻竟然悬着一颗人头，正低头看着自己，和方才莫老先生的形容一模一样！不，不是幻觉，那当真是一颗人头！

叶子目力极强，当下收摄心神，运起内功心法，极目看去，见那一颗人头正悬在刑柱顶端，细看之下竟觉得有些面熟。莫老先生也被这一景象惊呆了，颤声道：“难道又是我镖局中人？”

这时，奇事更奇，叶子只觉得那颗人头居然在向自己摇头眨眼。这一瞬间，虽是响晴白日，叶子也吓了个魂飞魄散。那颗人头仿佛觉得还不够吓人似的，居然开口喊话了：“喂，那边的，是不是莫老先生啊？”话音才落，便从刑柱顶端滚落下来。

叶子惊骇地看着这离奇场景，觉得心跳都停止了。只见那颗人头很快便落到了地上，随即身子一翻——没错，是“身子”一翻，叶子这才看清，那人头下边是还连着身子的，再一定睛，叶子便高叫一声：“这不是傻张么！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在这儿吓人！”

傻张走了过来，叶子和莫老先生也迎了上去。两人这时才注意到，在刑柱的底

下还站着六七个公门差役，地下倒放着一把十几丈高的梯子。看来，就是在方才叶子和莫老先生说话的时候，傻张这些人带来了这把特制的梯子，傻张从梯子爬到了刑柱的顶上。

叶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傻张啊，你很有演恐怖片的天赋。”

傻张瞪了他一眼，却没答腔，径直对莫老先生沉声道：“您老是不相信我张六斤么？”

莫老先生神色尴尬，支吾了两声道：“哪里，哪里，老夫只是觉得，多个人多个帮手。”

傻张冷哼一声：“莫老先生，难道您老这把岁数了还偷腥不成？要不就是对老伴儿不放心了？不对呀，您老伴儿不是早几年就过世的么？”

莫老先生直听得脸色发青：“张捕头，您，您这话是，是什么意思！”

傻张拿眼角溜了一下叶子，对莫老先生道：“要不是这样，您老请来叶大媒干吗？”

莫老先生一愣，一时间无言以对，叶子却满心不是滋味。原来，叶子早年还没成名的时候，因为客户不多，既撑不起门面，又花不起开销，便接了不少不大体面的活儿。不是给富家公子调查人家想要下手的姑娘，就是给富家太太调查丈夫的外遇。为此，叶子得了两个难听的外号：一个就是叶大媒，就是傻张刚才称呼的那

个，另一个更是阴损，叫叶捉奸。叶子的第一笔单，对象是礼部侍郎家的大公子，名叫何大非，是京城里的一位名角。读圣贤书之余，常做些刨绝户坟、踢寡妇门之类的事儿，在京城人称小衙内，无人敢惹。小衙内何大非那次是看上了一名女戏子，委托叶子去做摸底工作。叶子成功地赚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桶金，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要说叶子也确实有两下子，不到十个月的工夫，江湖上提起叶大媒或是叶捉奸，不说尽人皆知，也算小有了一点名气。小衙内何大非后来是这么夸叶子的：“你小子行啊，搞大你的侦探事务所比本公子搞大女人肚子的速度还快，佩服！佩服！”这到底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名侦探叶子后来没少为此受人挖苦。

这不，傻张偏偏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叶子只好先是尴尬地一笑，后是解嘲地一笑，说道：“多谢张捕头，到底叶大媒也比叶捉奸好听些，您总算给我留了点面子。”

按说叶子都说到这份上了，任谁也不好再赶尽杀绝了，可傻张却不，他依旧不接叶子的茬儿，直勾勾地瞪着莫老先生：“本地出了人命案子，当然是我这个做捕头的负责，旁人根本就无权插手，您找来这厮是什么意思？”

叶子在旁边一听，暗道：“我还是别说话了，‘叶大媒’是不叫了，管我叫‘这厮’了，我要再多嘴，不知道后边还

跟着什么话呢。”

莫大先生迟疑了一下：“这……您说的在理，可毕竟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没个头绪出来，老夫这不是着急么！”

没等莫老先生着急，傻张先着急了：“莫老先生，您这是小看我张六斤。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三天之内，我张六斤必破此案！”

叶子一惊，莫老先生却喜形于色：“那好那好，那太好了，就全仗张捕头了！”

傻张脸色又是一沉：“可是，如果有闲杂人等干扰破案，那就怪不得我了。”

叶子头都大了，暗道：“就这么一会工夫，我就从‘叶大媒’变成‘这厮’，又变成‘闲杂人等’了。”

傻张话一说完，扭头就走，差役们拿着家伙匆匆地跟上，只留下莫老先生和叶子空荡荡地站着。

莫老先生苦笑了一下：“叶公子，您多多包涵，张捕头他……”

叶子笑得更苦：“没关系，我多多包涵就是。”

莫老先生突然又道：“对了，叶公子，你和张捕头是旧识？”

叶子点了点头：“以前打过些交道的……唉，不提也罢。对了，您还是接着谈谈案情吧。”

莫老先生“哦”了一声，好像这才缓过神来，正要开口，突然又停住了。

叶子道：“您老不会真相信傻张的话吧？”

莫老先生迟疑道：“可，可他到底是朝廷的官员……”

叶子的心猛然往上一提，但还是故作微笑道：“那您给我的订金可就打了水漂了。”

莫老先生尴尬道：“那倒不妨，不妨。”

叶子吁了口气，笑道：“这我就放心了。莫老先生，我看这样，您还是给我讲讲案情的经过。您呢，就当是讲故事，我呢，就当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我听过之后，如果听出了什么，就跟您随便说说，就当是闲聊天，您看这样可好？”

莫老先生一点就透，当下大喜道：“好，好，这样最好！”

叶子笑道：“呵呵，心照不宣。”

莫老先生连连点头：“对，对，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叶子接着道：“那您就先说说镖师王魁死后又发生了什么？”

莫老先生“哦”了一声，却又欲说还休，迟疑了一下，才缓缓地说：“叶公子，你相信这世上有鬼么？”

叶子头皮一炸，随即镇定下来：“鬼么，不好说，应该是没有吧？”

莫老先生沉声道：“可是，我却真的看见过鬼。这第二位镖师的死，其中就是有鬼。”

莫老先生叹了口气，慢慢讲道：“这位镖师是个关外大汉，可是，他样子虽然粗豪，心思却很细致。所以老夫镖局里的一些简单账目都是交给他来处理的。王魁